

刘芳：我的价值不止在奉献

「调解员？居委会上的？」刘芳疑惑地盯着眼前的儿子和儿媳。

「呃……不是居委会，但调解员嘛……也算差不多吧。」儿子苦恼地努力解释着。

「我不去。去了叫人家看笑话！」

「妈……」儿子强忍着脾气耐心解释说：「你跟小雪这几个月都很不愉快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心里头不能埋下这根刺，您说是不是？咱们三个坐在一块儿扯皮怎么也扯不明白，人家帮咱们介绍了这个专业的老师，你们两个就去听听人家怎么说。不为别的，就为让你们休息休息也行，您不是天天喊累嘛？」

喊累？刘芳一听心里梗得更难受了。「我那是瞎嚷嚷的吗？我腰天天疼呐，一天从早到晚也不闲着，我喊累？反正我不去。」刘芳想了想，便冲着儿媳妇说：「你去，去了就背着我说我坏话，说我这掏心掏肺的老婆子是个恶婆婆！」说完，百般委屈涌上心头，便又用苍老的手擦着眼睛。她一只手紧紧抱着三个月大的孙儿，儿媳却仿佛看不得这幅画面，扭着脸。婆媳间大大小小的矛盾多如牛毛，儿媳又是个有话直说的人。这么一来，朝夕相处的两个人每天芒刺在背。

「妈，我就实话说了吧。」儿子仿佛下定了决心，伸出手紧紧抓住了老婆的手：「小雪患上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，这个病你没听说过，我就给你讲讲。你跟我说过小雪懒骨头，不爱动，娇气，动不动就掉眼泪，这些都是产后抑郁症的症状。如果咱们家里人能帮好忙让她渡过去也就罢了。这仨月以来，最大的错处也不在您身上，在我身上。」

「你？你做错啥了？」

「这是我儿子，也是我老婆，您也是我妈。我呢，就当了一个甩手掌柜。」

「你咋甩手了？」刘芳听了起急：「你上班赚钱多辛苦啊，她又不上班在家里奶孩子，」提到奶孩子刘芳嘴角就泛起了一丝轻蔑：连奶都没有的儿媳妇，究竟在家里干了什么？「一家子靠你一个人养活，你不累啊？」

儿媳听着话并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她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劝婆婆，真想抽出手来逃走。

「这些话都不公平——但咱们先不再继续揪着不放了啊，我就通知您，咱们母子俩的补救措施是这样的：您，跟着小雪一块儿去做心理——调解，我呢，弥补我的过错，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。正好最近效益不太好，我趁着淡季把店里装修一下。老李盯着我也不用去。」

「反正我不去，瞎折腾！没必要！」

「妈。」一直一言不发的儿媳突然开口了。她本来是个精神水灵的人，眼下脸色泛着铁青，常年哭泣的眼眶红肿得吓人。她直愣愣地盯着婆婆说：「三个选择：第一，您走。」

「我凭什么走啊？！」刘芳听了气不打一处来：「我自己的亲孙子，我不看谁看？」亲家母在儿媳年纪很小时就去世了。再说，若是不能好好在这里看孙子，回老家，真不知道亲戚会怎么笑话她。

「那好，那我走。」

「你上哪切？这套都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儿剩下的，你还想离婚？」

但儿子却很清楚妻子所说的「走」是要走去哪里。大热天她穿着长袖外套，正是在掩盖手腕上的伤痕。他确实一直是个不负责任的甩手掌柜，直到见到妻子躺在血泊中的模样。她躲在浴缸和墙壁的夹角里，若不是鲜血流了出来，他真的发现不了。他知道妻子躲得严严实实才动了手，轻生不是在威胁谁，在那个瞬间，她真的挺不住了。

母亲现在却还句句带刺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便站起身来怒吼：「妈！！！！别再说了！！这不是给您第三条路了嘛，你俩，一块儿去心理——调解，要是不想咱们这个家就这么散了，您就听话吧，算我求求您了！」

刘芳看着儿子泪流满面的模样，也心软了。不就是去调解嘛？早年她跟妯娌闹别扭的时候也不是没去过。谁怕谁呀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天不亮就起来，给孙子熬粥、煮菜。儿媳总说这么小的不许吃这些，她却不听。不吃这些怎么长肉？儿媳又没有奶，可怜的孙子只能喝什么洋奶粉。又把儿子揪着反反复复、无穷无尽地嘱咐，儿子气急了，直把她往外推。

刘芳便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儿媳出了门。

「你把儿子扔在家里，就这样头也不回？」

儿媳只留给她一个背影，什么也没回答。

「现在这年轻媳妇儿真是不一样了！」至于究竟看不顺眼她哪里，刘芳自己其实说不出来。她只知道，自从孙儿落了地，她兴高采烈地到儿子家里来带孙子，她就没有一天心里痛快的。满腔的痛苦使她憋不住，就想说点什么难听的出来。她也知道儿媳也不痛快，可那又怎样？她自己当年多苦也熬过来了，她的婆婆可是什么也不管的呀。

婆媳两个一个别别扭扭、一个冷漠失语地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接着又见到了一位「调解员」。儿媳握住人家的手喊着蒋校长，她也笑了两下，喊了两声儿蒋校长。三个人便找了个房间坐下来。调解嘛，谁先开口谁占优势，这样的经验儿媳肯定是不够的，她就忙不迭地开口倾诉起来：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不好，心里又是多么地爱护儿子和儿媳，不顾着自己也要过来给儿媳帮忙，一日三餐大鱼大肉好吃好喝地伺候月子，又事无巨细抱在怀里身子不占床地照顾孙子。儿媳不光没奶还心狠，那么小的孙子，米也不让吃一口，抱也不许抱。就这样呕心沥血地为了儿子的这个家，儿子媳妇却嫌弃她、责怪她，还要狠要把她赶走。她说说着就伤心地抹起了眼泪。这些要说有表

演成分，其实也并不太多。在刘芳心里事情就是这样，委屈和不甘也就是这样。

刘芳说完了，该轮到儿媳妇说了吧。她却没说什么，给蒋校长使了个眼色：「您都听见了，我还能说啥？」刘芳心里暗叫不好，这两人怕不是早就通过气。说什么调解，其实就是站在她那边来数落我的！这么一想，刘芳便气得连脖子都梗了起来。又不是村里的领导，我还怕你不成？

蒋校长却话锋一转，突然问：「你们二位在孙子出生之前关系怎么样啊？」

刘芳却说不出话来了。这事儿更是她心里的一大委屈。这儿媳妇从小没有娘，就算别的亲戚劝她说没娘的女孩不行，她也从未嫌弃过。婚礼上，儿媳妇哭着说：「以后我也有妈妈了！」她也落了泪，心里想着自己也没有个闺女，以后一定拿儿媳当亲闺女疼爱。生孩之前，每每逢年过节，儿媳都大包小包地买来合她心意的礼物，在亲戚面前逢人就夸她是个好婆婆。她呢，不曾给儿媳妇看过什么婆婆脸色，到家里来了只不过好吃好喝伺候着，什么家事也用不着她来干。别的不说了，当亲闺女疼爱，绝对不是说假的。

正因如此，眼下两人闹到这个地步，刘芳心里才更难受。她觉得自己一腔赤诚喂了狗，又觉得儿媳妇八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自己看走了眼。一时沉默，儿媳妇开口了：「我真是拿我妈当亲妈孝顺的。」

说着，她就流下眼泪。

「就因为当成了亲妈，我想着，凡事我不藏着掖着，都直说。我也不玩儿什么一句话两句话都催着老公去递话头那种虚的。可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妈为什么什么也听不进去，为什么好好的话总是曲解，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事事作对。」

她说得真诚，擦了擦眼泪说：「我妈说我没奶，其实我刚生完时奶很好。我跟她说，月子里不能大鱼大肉地吃，要吃得清淡多喝清水，要不然容易堵奶。她就是不听，又是威胁又是哄我，我也怕她伤心，也没想到真的会弄成这样。结果没出月子就得了严重的乳腺炎，吃药、回奶。到现在才一点儿奶也没了。我们之间的矛盾大概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吧。」

婴儿不能吃大人的食物，好好的孩子不能一直平白无故抱着，孩子变得放不下，不光当妈的夜里哄孩子一宿一宿睡不着，他自己也总睡不踏实。不管怎么喂也不长肉，就一直在生长曲线的最低点晃悠。婆婆又一个劲儿地怪她没奶、没用。

「你觉得你妈妈心里有什么坎儿过不去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那你觉得大概是怎么个坎儿呢？」

「我真不知道。」儿媳妇又落下眼泪：「我累极了，一宿一宿睡不了觉，白天也一直吵、一直吵。我觉得什么都没意义，每天只觉得天昏地暗。」

「你们两位都太辛苦了。」蒋校长怜悯地说。

刘芳没想到这调解员连带她的辛苦也说了，愣了一下，不由得软了心肠。听她问自己：究竟是哪里觉得不痛快了，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「我就觉得我的好心喂了狗了。」她瞪了一眼儿媳妇，但听完她刚才说得话，眼神也不像从前那么凶狠了。

「你觉得你做的一切都是好心，可她却不领情，是不是？」

「可不是？哦，我甭管在那儿带着孙孙干什么，她都要出来说两嘴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不是看我不顺眼吗？」

「那你觉得，她说你的做法不行，就是不领情。是不是？」

「……」刘芳差点被她绕进去，便说：「她说的那都是啥啊？我这个做奶奶的，抱也不叫抱，饭也不给做，那我还能干啥？」

「可……你不是说你身体特别不好，每天累得很难受吗？」

「那我这又是为了谁？」

蒋校长思考了一会儿，又问：「你年轻的时候，过得很苦吧？」

「当然！我过得苦极了，没日没夜地干活，这把腰也是那时候累坏的！原本人家都说我家里成分不好配不上我老伴，婆婆也欺负我，妯娌也欺负我，我不就是这样挣下来的老脸吗？」

「啊，原来是这样，你觉得现在大家尊重你是因为你年轻时候格外的辛苦，对吗？」

刘芳正是这个意思。当年妯娌家里没空带孩子，她便帮着带；婆婆身体不好卧床，她又勤勤恳恳地伺候。一茬接着一茬，一辈子未得空闲。刚刚歇一歇，孙儿又出生了。

「我觉得不是。」蒋校长温和地说：「我觉得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。婆婆欺负你，你也没有记恨。儿媳失去亲生母亲，你也没有偏见。你得到的尊重是从你的善良来的。」刘芳没说话。蒋校长又对儿媳说：「你呢，明明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，却没有强硬地请婆婆走，而是带着她到我这里来了。明知道吃了大鱼大肉要堵奶，却还是吃了。你其实心里怕婆婆走吧？你是不是觉得，要是跟把她得罪了，你就又没有妈妈了？」

儿媳一边点头一边哭了起来，刘芳听了，眼睛也湿润了。

刘芳从蒋校长这里出来，步伐沉重地往家里走。

一进家门，就听见小孙孙哇哇地哭。儿子在那儿说什么「爸爸这就来、爸爸这就来，」看看，一个老爷们，能指望他啥？当奶奶的哪里听得孙儿这样哭，一个健步冲上去就把被褥间的孙儿抱了起来。

「妈……你……」

「怎么？孩子哭成这样你也不管，我管管还不行了？」

「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」

蒋校长建议她和儿媳妇俩人一起到她的学校里去待一段时间，当同学，学着怎么彼此相处彼此尊重。其实刘芳不是不心动的，她也在想，好好的儿媳妇，若是两人还能和好如初该有多好。但她又觉得丢人和别扭。待见到自己的儿子带不好孩子的样子，她更坚定了决心。什么调解，什么学校，以后再也不去了，小孙孙可不能没有她。

「你媳妇儿在那蒋老师那里上起课来了。」

「那您呢？」

「我上什么课？」刘芳瞪了儿子一眼。「人家说她得了什么神经病，我又没有。」

「您去了都谈什么了？感觉怎么样啊？」

「不就是调解嘛？什么感觉不感觉的，都那样。」

这天下午儿媳回来，表情态度没什么变化，可气色竟然好多了。儿子缠着问怎么样，什么情况，在那儿都干嘛了，儿媳淡淡地说：「挺有意思的，是个不错的学校。我明天还想去，行吗？」

「行，行！」儿子忙不迭地同意。「晚上你好好睡，儿子跟我睡。」

「你行吗？」

「有啥不行的，放心吧。」

刘芳看不得儿子对儿媳这幅千依百顺的德性。她做什么了？非要老爷们这样哄着她、顺着她？

谁知凌晨三点，小孙子大哭起来，久久不止，撕心裂肺。刘芳赶紧披了衣服出来看，见儿媳也出来了。

两个人推开房门，只见儿子在里面正慌乱地责备婴儿：「让你再哭？你看把妈妈和奶奶都吵起来了吧！」

「怎么了这是？」

「我就想把他放下睡，我这抱着整整一宿，哪受得了啊！」

儿媳说：「不然，还是跟我睡？」

「不成，我来哄他，绝对不让你再起来了！」

儿媳表情很复杂地看了丈夫一眼，又瞥了一眼婆婆，说：「我回屋睡去啦。」

「这就走了？」屋里剩下两个人和哭哭啼啼的婴儿，刘芳压低了声音说：「自己的男人都这个点儿了还不能睡呢。」

「还在挑她的错呢！」儿子休息不好，脾气也变得急躁起来：「为什么这孩子这么难睡啊？您不想想吗？」

「当然是因为没有娘的奶！她没奶，孩子睡不好，那赖谁啊！」

「不是！奶粉吃得饱着呢！就是因为白天你抱抱抱！到底抱给谁看呢？非得抱着孩子，把儿媳妇弄得一宿一宿睡不好觉，自己再嗷嗷喊累，您这是带孩子来了还是演戏来了？要么您是诚信欺负我们来了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您别再嘴硬狡辩了，儿媳妇您不心疼也就罢了，亲儿子您能别再欺负了吗？现在是我夜里带孩子，您白天就配合我，慢慢给孩子纠正过来，行不行？！」

「我……我怎么针对她了？我到底哪里欺负她了？」

「您觉得您年轻时候一个人把我拉吧大，我奶奶一点忙也没帮，您受苦了。我奶奶好歹没折腾的您一宿一宿不能睡觉吧？您一个人拉扯我，想怎么带就怎么带，我多好带啊，您不是说了吗，把我往被子里一插我就在那儿待一天不动。我奶奶天天追着屁股后面骂您后妈了吗？骂您心狠了吗？您自己奶也不好，我奶奶天天骂您没用了吗？更何况，她没奶就是您害的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本来油水就高营养就好，怎么说也不听到底跟谁置气呢？！」

刘芳被儿子劈头盖脸训得找不到北。他过去不都是说尽好听的吗，什么老婆年轻不懂事儿，老妈最厉害，多担待。现在这是怎么回事？

「亏我还觉得你孝顺，闹了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！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跟别的白眼狼也一样！」

「我不是白眼狼，我是黑眼狼！您看看我这黑眼圈儿。」儿子指着眼睛怼了上来：「我这才半宿！她呢？三个月，一百天，一百宿！她能不产后抑郁吗？她能不自杀吗？她拉了自己手腕子一刀，就在这厕所里，流了一地的血！我跟哥们喝酒到半夜回来发现的，幸亏口子不够深，不然您孙子就没妈了！」

「什么？！」刘芳大惊失色。她这才懂了儿子为什么突然态度大变，为什么凡事哄着儿媳妇。她不过是想多做点，挣个好名声。也不过是看不惯儿媳妇不领情的德性。怎么就差点把人给逼死了呢？

她心里一慌，眼泪也掉下来：「可是妈心里也不痛快啊，孩子！妈也不是故意欺负雪儿，谁能想到白天里抱抱孩子她夜里就那么苦呢？是，她是跟我说了，但我没信啊！谁疼孩子不是抱着不撒手，妈没想到啊！」

「您好好地过来帮忙带孩子，干嘛非得不得合常理地疼孩子啊！」

「我这不是怕落埋怨吗？我不就是怕不落好吗？当年你大婶伺候你奶奶的时候，不就是因为懒骨头不殷勤，吃力不讨好，被人指着骂吗？」

「谁指着骂您啊？真是搞不懂。我这好好一个家被您折腾成这么样了，还不如请月嫂请保姆呢！」

儿子这天脾气很不好，刘芳回到屋里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第二天早晨她醒来时，一把老骨头难受得不行。她心里想：儿媳妇

平时得多难受啊。可见到儿媳妇神清气爽从屋里出来的样子，又涌起无名火来：「你倒是睡了个好觉。」

疲惫不堪的儿子听了，使劲瞪了她一眼。她拉着个脸对儿子说：「孩子给我吧，你快去睡会儿。」

「您就甭添乱了，今天我就跟这孩子死磕了！」儿子举起准备好的玩具、绘本说：「就我们爷俩，今天就商量商量，不抱着怎么就不行！」

儿媳听了，这么久以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：「厉害，还是你有办法。」

「你们俩都甭操心了，一块儿出门吧！」

婆媳俩被推出门外，儿媳冷冷地问：「妈，您去哪儿啊？」

「哼。」刘芳到底拉不下面子：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！人家蒋老师不是也邀请我去上课了吗？」

「是。那您就来吧，这儿挺有意思的。您就记着，进了学校，咱们就是小同学了，您把我当同龄人，咱们谁也不跟谁较劲。」

刘芳胳膊不是胳膊腿不是腿地跟着儿媳妇进入了这所「学校」。蒋老师说，在这里，人人都是小朋友。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想玩什么玩什么。但是，不许互相欺负，也不许阴阳怪气，要好好地平等地说话。

刘芳见这里老老少少，啥人都有，竟然还有跟她差不多岁数的老头儿，便觉得这城里人的学校真是极不像样。儿媳在里面活动，也不介绍介绍「这是我妈」。那些小年轻见了她，不喊大娘不叫姨，竟然叫她是「小芳」。

刘芳听好几个人喊她「小芳」，心里头竟然觉得好笑。「得有五十年没人喊过我小芳了。」她悄悄对着儿媳耳语。

「这名字还真不错。」儿媳在这里状态挺不错，脸上也有笑容。

刘芳无事可做，四处找人聊了聊。大伙固然和善，可谁都是一副跟她平辈的态度。一个上午过去了，刘芳本人是谁、有什么过往、是什么辈分都无人关心，她竟然神奇地自在了起来。

下午时，总算见着「讲课的」了。蒋校长来上课，主题是：「我的朋友最擅长的事。」

刘芳还以为上课说说自己就行，谁知竟然要说别人。这班上其他人早就认识，互相找了个对象说了人家擅长的事儿，一个个说得有板有眼很是详细。轮到刘芳了，她哪有什么选择啊？全班她也只认识自己的儿媳妇啊。

「那我就……说说小雪吧。」儿媳妇看也不看她一眼，就坐在小板凳上扣手。「我这儿媳妇呀，」她话一出口，大家都偷笑。可她没感觉到，便磕磕巴巴地往下说：「我头一回见，就觉得长得真俊。洋气！也不知道跟我们穿得有啥不一样，一瞅就是亮眼！我看呐，她最会的就是穿衣裳打扮。」她想了想又说：「哦，哦！不光会打扮自个儿，还会打扮我！年年给我带

的衣裳啊、包啊啥的，我一上身呐，他姑姑见了都问我哪来的，怎么那么好看！」说着，她又想到了：「我那孙孙，她也扎巴得漂亮！那小衣裳，小围嘴，哎哟~把我小孙孙打扮得别提多逗人了~」

刘芳想起孙孙可爱的模样，不由自主地做出了一副矫情蜷缩的姿态来，引得别人大笑。

接着便轮到儿媳了。儿媳笑着说：「那我也说小芳吧。」

大伙听了「小芳」两个字又笑，刘芳也禁不住笑了起来。儿媳便说：「小芳最擅长的事儿就是做饭。」

刘芳听了，满脸的笑容骤然消失了。

她心头最大的委屈，就是刚来儿子家里时。那时儿媳刚生产完，还在躺着养伤。她费尽心机、绞尽脑汁地一天三餐做着功夫菜，这三餐之间，又是鸡蛋醪糟，又是红糖稀粥，就怕差着儿媳一口。可甭管费了多大劲端到儿媳床边的饭菜，她都不见一个笑脸。开始她只觉得儿媳学人家爱漂亮怕胖，可刚生完孩子的哪有不胖的。她不管不顾，一味哄着往下喂。出了月子，向来清瘦苗条、连孕期也没长几两肉的儿媳，脖子都快看不见了。

她忘不了儿媳那不识好歹的面孔。

看来，眼下，这儿媳是要在众人面前拿她开刀了。

「小芳就是最会烹饪，要说哪样是拿手菜，我说不出来。她就连糖拌西红柿也比我拌得好吃，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！」大伙儿都笑，刘芳却不笑。

「我的妈妈在我三岁时就去世了。我记忆力，从未吃过亲娘做的饭。可小芳就是这样一位妈妈，她怕你饿着，什么时候上她家去，什么时候离得老远就能闻见好吃的香味。以前我一年到她家去一回，去之前，我总要把健身卡、减肥套餐都提前办好，因为去一回就能胖三斤！」

刘芳还是没有笑。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眼泪流了下来。

「可是她是一个很敏感的人。」儿媳妇突然说。她马上道歉：「对不起，我跑题了。」可蒋校长鼓励她继续往下说，她就继续说道：「我这个人，没有妈妈，从小跟爸爸长大的大大咧咧，不懂得她的心情。她一钻牛角尖就出不来，弄得自己老不高兴。她不高兴的时候，做的饭就特别咸。我估计是玩命往里头放盐撒气呢！不健康是真不健康，可是味儿特足，反而更好吃了！」

同学们都笑了起来。

刘芳心里百感交集。她坐在众目睽睽之下掉眼泪，周围的人却装看不见。给她留足了面子，也留足了擦掉眼泪的时间。

「你们，啥时候来我家，我给你们做一大桌子好吃的！」

「小芳，你会做麻辣牛蛙吗？」

「我想吃松鼠鱼！」一帮没大没小的人七嘴八舌，刘芳却莫名地开心，一一答应下来。

这一天，婆媳俩一起回家。虽然也没说什么，但两人都感受到彼此间的范围好得多了。

「你俩可回来了，我都快累死了在家。」儿子见到她俩，累得直撒娇。

第二天早晨，刘芳就对儿媳妇说：「你自己去吧，我不去了。」

「为什么？昨天不是挺好的吗？」

「你们这些时髦玩意儿，我弄不明白。什么上课，什么沟通，我不懂。」

儿媳站在门口，一脸失望。

「你去你的。你跟那些人合得来。」她嫌弃地把儿媳妇往外推，又对儿子说：「你也甭瞪着我！我今天就要观察观察你怎么摆弄我孙孙的！」

刘芳没想到的是，过了几天，那帮人竟然还真的一股脑到她这里蹭饭来了。出了学校，便满口阿姨、阿姨地叫。刘芳这才觉得像话。他们带来了各种食材和礼物，刘芳一下子招待了十几号人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饭菜自然获得无数赞扬，刘芳心里高兴，饭也没吃几口。儿子媳妇都叫她好好坐着吃饭，他俩带娃打扫就行了，可刘芳哪里

坐得住。她忙个不停，也累得够呛。客人就劝她：「您坐着吧，别动弹了！」「我们也能帮着收拾呀。」「阿姨，您真像我妈妈，忙得根本停不下来。」

「我妈妈也是，没事儿找事儿干。」

「我妈累了就发脾气，不让她干她又发脾气。」

「依我看，这都是被歌颂母爱给害了。就跟妈妈要是啥也不干就不称职一样。」

客人们吃饱喝足，便一个个收拾起饭桌来。刘芳急得不行，这辈子自然做东无数，还没有过让客人动手收拾的时候呢。可她压根就站不起来，一站起来，就有一位挺帅气的小伙子拖着她坐下。

「阿姨，我陪您说会儿话，您就休息休息！」

刘芳慌乱地坐在那儿看着大大小小的客人们来回忙活，儿媳妇也真不客气，还指挥上了：「洗干净的盘子放那儿，碗放这儿，对，拖把就在卫生间里。」

「像什么样子！」她气呼呼地说。

「阿姨，您要是用不着在这儿帮小雪的忙，您想干什么？」小伙子这样问。

「啊……啊，阿姨没想过。」她急着敷衍。

「我现在，我从她家里搬出来住了，也几乎不联系了。」

「这是咋回事？」刘芳的注意力总算被吸引过来：「那你妈妈多伤心啊。」

「她是挺伤心的。一辈子都围着我转，自己想干的事情从来也没有做过。她总说我白眼狼，最后落到一个连见面都不乐意的地步。」

刘芳心里自然也总骂儿子媳妇白眼狼的。「那可不，做妈妈的再累不都是为了孩子吗？」

「可是我只盼着我妈妈能把她自己的生活过好。别总想着我，因为您知道吗？比起为我奉献一切的妈妈，我更想要开心的妈妈。」

刘芳不说话了。开心？为孩子奉献就不开心了吗，可她自己明明就怪难受的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
「我要是回老家呀，我就想着要去旅游。去走走咱们祖国的大江南北，把人家那些美食都尝一个遍。尝了我就会做，回家再给我那老头子做着吃。」

「哇，真希望我的妈妈也有您这种想法。」

家里都拾掇干净了，客人也走了。她正坐在沙发上捶腿，儿媳便坐在了她的身边。

「妈，我想跟您说件事。」

「干嘛呀？」

「我在蒋校长的学校里调整好了之后，产假也就休息完了。他爸现在还不上班，我就想回去好好上班，让他爸继续在家里带孩子。我跟他商量好了，他也同意。」

「……」刘芳没说话。

「到时候，我们准备请一个保姆，专门负责做饭收拾屋子。等他爸那边要上班时，再把孩子送去我朋友开的托儿所。」

刘芳听明白了。这是客客气气却明明白白的逐客令。

她闷不吭声地锤了一会儿腿，便昂起脖子来嚷嚷道：「我又咋得罪你了？！」

「您身体不好，带娃是个苦差事。等到孩子长大了会跑了，您这腰可是受不了的。保姆和托儿所我们都负担得起，把您给累病了那医药费可就负担不起了。」

「胡说八道！别找借口，你就是嫌我不行！」刘芳直起腰来叫道：「你甭怕，让我走，我就走！我就要问个清楚，我到底哪儿不行了？」

儿媳妇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她这模样，突然掰着手指头数了起来：「第一，教育理念不一样。现在孩子才三个月咱们就这么大分歧，等到他学说话呀学走路呀，那分歧可大了去了！我生的孩子，怎么教育总该我做主吧？」

「你懂个啥？你从前还养过孩子？凭啥你说了就得算？那也是我的孙孙！」

「您才不懂，您带您儿子那会儿听过课吗？看过书吗？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，我当然说了算！」儿媳妇气得脖子都粗了，把里头的丈夫一指：「那是您生的，您要教育那个随便您怎么教育！」

「说不通！不讲理！」刘芳说：「你接着说，还第一，第二呢？」

「第二，不方便！我跟孩子他爸亲热亲热，您也瞪着我们；我们吵几句，您也掺和。我们俩成了家，这儿就是我家，您干扰我们了！」

「那……」刘芳不成想这样的羞事儿媳妇大喇喇地说了出来，「那咋就是你的家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婆婆……」

「我跟您不一样，我就得在这儿做主，还得在这儿过得自在！」

「第三！第三！」吵不过，刘芳羞愤地喊。

「第三，生活习惯不一样！您做得饭比谁做得都好吃，大油大盐重口味，是想把我喂成猪吗？我说我晚上不吃饭，我说我中午习惯吃沙拉，您看得下去吗？」

「我做得都是好东西！你吃那破玩意儿，短命！」

「那也是我自己说了算的！」儿媳妇毫不相让。

「你就饿死算了，我有病，还给你熬翡翠鱼片粥！」

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谁也没说服谁。可刘芳却觉得心头很痛快。儿媳妇真不愧是大大咧咧，一个女人，满嘴说什么「我做主」、「我说了算」，刘芳便嚷嚷：「我还做主呢，我还不乐意在你们这里待着了！我真就旅游去了我！」

她气哼哼地瞪了一眼儿媳，却见她笑呵呵的。

「我觉得，跟亲妈妈吵架应该就是这样。」

刘芳眼圈猛地红了。但她表情没变，还是气哼哼的。她对儿媳低呵：「手腕子给我瞅瞅。」

她看着那触目惊心的血痂，心头一阵难言的心疼。可到底什么也没有说，放开了那只手腕。

几天后，刘芳收拾好东西回了老家。果然如她所料，亲戚、妯娌都来笑话她，断言她是被儿媳妇给赶出来了。她一概骂回去，说是自己乐意回来的。带孙子有啥好，还是自己开心最重要！

她果然每天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想去的旅游也真的去了一两回。心情好，身体也慢慢养好了。可唯有一事心头实在煎熬，就是想孙子。她一想起来就给儿媳妇打电话，质问她为什么不发照片，究竟啥时候带着孙孙来看她。儿媳妇工作忙，被她气得直接挂电话。可被别人笑话时，她却有莫名其妙的底气：「你们懂啥，亲妈和亲闺女吵架就这样！」

